

原來「不上色」更有一套——白描佛畫家林季鋒的翻轉精神

● 本刊採訪整理
編輯室

接受雙重挑戰

「我畫佛像的技法是以水墨白描呈現，這是我所喜愛的視覺效果。」林季鋒居士說。一般人可能以為水墨白描不上色比較簡單、省事，其實並非如此，以白描勾線的佛像較為淡雅與更具挑戰，不上色的佛像更為難畫！

白描畫法，是中國創造出來的獨特繪畫技巧，這種水墨白描技法，從未出現在西畫中。白描是純以線條勾勒而完成整幅畫作，為中國繪畫的一種特色，宋朝的李公麟是擅長白描工法的大師，近代張大千先生也有不少白描的佳作，中國美術史上，以水墨白描作為主要創作技法的畫家並不多，現代畫家則是林季鋒居士為代表。

原因是：第一，白描技法非常耗費精神與眼力。白描畫的整張圖畫絕不能有一條線失敗，因為這是以毛筆沾墨勾勒完成，無法修正或補強，因此在繪製的過程，畫家的心必須非常專注。第二，白描技巧還有另一個條件是需要時間的訓練，也就是線條不能未盡理想。然而當畫家的線條成熟、可單獨用白描呈現時，隨著年齡增長，以白描作畫的時間因而變得更短，要勾勒完美的線條就更加困難。

「不上色畫家」林季鋒居士表示：「我覺得現在能畫白描非常難得！我能畫多久，自己不確定，要把握這段還可以畫畫的時間。」

原來畫白描並不容易，這麼困難！林居士不畏白描畫的艱難，再加上他又畫佛像，更是不易。林居士勇敢追夢，「翻轉」大多數人的想法，堅持畫白描、接受「白描加佛像」的雙重挑戰，他的翻轉精神，值得我們敬佩與效法。



林季鋒居士

幼年時期主動畫佛像

林季鋒居士籍貫廣東澄海，潮州人，生長在佛教信仰的家庭。幼

年時期，經常跟隨母親到佛寺參加法會。當母親忙於法會時，他則是到大雄寶殿觀看佛像，那時並沒有人引導他看佛像，而是他對佛像非常有興趣，就自己在大殿裡流連忘返，看平面或立體的佛像。回到家後就請示母親，今天在哪裡看到一尊佛像，請問那是什麼佛？母親告訴他，那一尊是觀世音菩薩、這一尊是阿彌陀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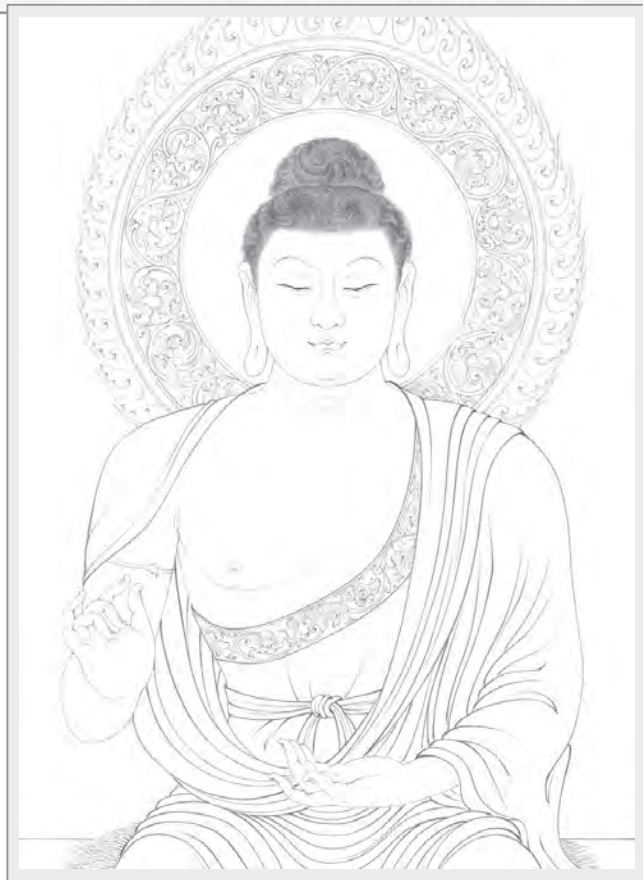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從寺廟請佛經回家讀誦，通常打開佛經第一頁便為佛像，如《阿彌陀經》是阿彌陀佛或西方三聖，《金剛經》為釋迦牟尼佛，《普門品》是觀世音菩薩，林居士都會非常有興趣地看佛像。六歲左右，便學會照著佛經首頁的佛像描繪。

到了十二歲，他用鉛筆臨摹佛像與親人結緣，親戚當時都說林居士畫的佛像非常莊嚴。

十四歲時，林居士的外婆、媽媽皈依的道場，住持法師希望林居士幫忙畫一尊地藏王菩薩。林居士表示，他還記得當時上色是用鉛筆勾線、水彩上色，畫得非常像住持法師所提供的那幅彩色圖檔，而且住持法師當時看了後非常滿意。

兩所學校造就，畫出好的白描效果

林居士在家中排行最小，上有哥哥、姊姊，小時候，父親經常告訴他有關中國文化的精髓，比如文學、藝術中的詩詞、瓷器、繪畫、書法、棋類，也包含家鄉廣東潮州的民俗文化等，他就是浸淫在這樣的文化環境裡薰陶長大。



〈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〉（說法圖）局部（林季鋒居士提供）

然而，林居士認為這一生裡影響與收穫最大的兩所學校，是高中的復興美工和東海大學美術系。

復興美工的老師教學嚴謹，對學生要求很高，課業非常繁忙，學生的專業素質，也受到社會上很高的評價。林居士當時打下的基礎非常扎實，比如，素描寫生，從靜物、石膏像、人物、動物到風景寫生；其它美術技巧、觀察能力、敏銳度，也是在那時候學習完成。這個時期，學的是基本功與技巧訓練。

到了東海大學美術系，對林居士來說，最大的收穫就是美學上的學習——藝術思想、美學訓練，培養對美的認知和審美能力。

另外，林居士在大學時，喜愛工筆花鳥的題材，承蒙系上多位工筆畫家的指導，如林之助、吳學讓、董夢梅、詹前裕等，從他們學到完整的創作訓練，包括如何欣賞一幅畫作的風格特色，以及如何寫生、構圖、設色，都是在當時養成，所以這兩所學校對林居士來說缺一不可。

第一幅佛像畫作〈燃燈授記釋迦文圖〉

大學畢業那年，林居士留在系上擔任三年的助教。畢業的第一年，在偶然機緣下，看到了大陸的一本雜誌《藝苑掇英》，是專門介紹中國古代繪畫的雜誌。雜誌最後一頁的畫作，重新勾起他對畫佛像的興趣。這一幅畫便是〈燃燈授記釋迦文圖〉。此幅畫的典故出自《金剛經》，為宋朝人所繪製，尺寸縱二十六點二公分，橫三百八十二公分，畫在絹本上。

林居士看到這幅畫一見傾心，他在大學時所學的專業是工筆花鳥，其實工筆花鳥、工



〈燃燈授記釋迦文圖〉（林季鋒居士提供）

筆人物，有部分技巧相通，例如勾線、上色的技巧。

雜誌上的這幅〈燃燈授記釋迦文圖〉，是以工筆作畫，先勾線再上色，即是用「雙鉤填彩」的技法。林居士當時想自己畫一幅，首先試著不上色，也就是用白描技巧。林居士畫的第一幅佛像，就是白描技法的〈燃燈授記釋迦文圖〉。

畫完這一幅後，系上老師說：「你以後除了工筆花鳥，也多了白描的領域可以發展。」之前，林居士都是畫雙鉤填彩，而系上老師對林居士的這番鼓勵和肯定之詞，更是影響他日後朝著白描發展的原因。後來，常有人問林居士說：「您花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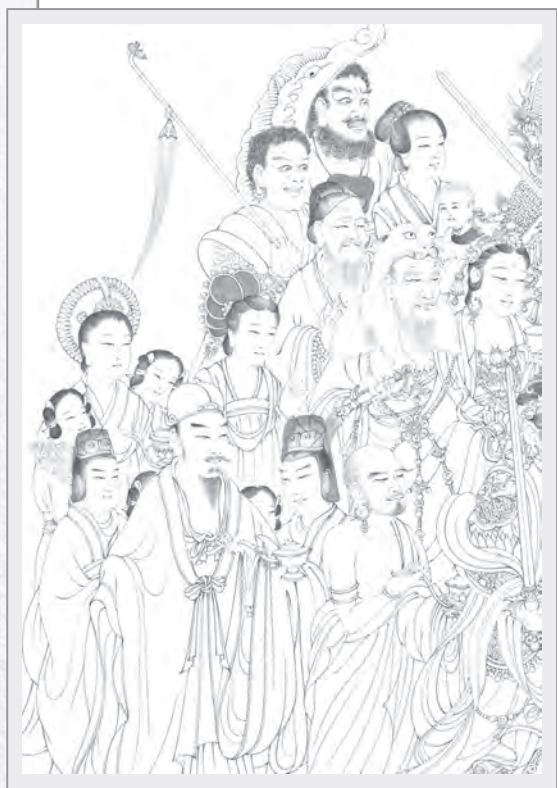
畫得不錯，為什麼想畫佛像？」曾有法師說道，林居士從小喜歡觀看佛像，大學畢業後，在偶然機緣看到《藝苑掇英》裡的〈燃燈授記釋迦文圖〉，從此開始繪製佛像，這是林居士「累世因緣」所形成的。

中國的繪畫有人物、山水、花鳥，其中人物最為難畫，而佛像又屬於人物中的一項，畫佛像又比畫人物難。這是因為畫人物可以寫生，但畫佛像沒有對象可以描畫，也不能全照著古人的畫稿描繪，因為這樣就不能稱之為「創作」，只能說是「臨摹」。

過去，沒有人教導林居士怎麼畫佛像，但林居士說，古代人所留下的佛像作品，無論是平面或立體，全都是他學習的對象。換言之，前輩畫家，就是他學畫佛

像的「老師」。林居士畫佛像並不想用臨摹的方式，即便構圖和古代的畫作一致，借鑑了古代的構圖，但在細節上，他一定會重新詮釋。

雖然畫佛像必須依照佛像的儀軌，但林居士說，其中還留有一些空間可讓藝術家發揮、創作，因此畫佛像的難處就在於——它既限制，但也有空間讓畫家創作出屬於自己特色的佛像。



〈燃燈授記釋迦文圖〉局部（林季鋒居士提供）

信仰佛教，也應學習看懂法相莊嚴

十年前，林居士皈依後，當信仰越來越虔誠時，畫佛像就更本著對佛菩薩的恭敬心繪製。林居士說，他並不是開始畫才有這個心，而是平常找資料，思考下一幅要畫哪一尊佛菩薩、想表現的美感是什麼時，都保有著恭敬心。

其次，他說平常也要不斷提昇對藝術的觀察力以及敏銳度，將生活裡美的元素都融入畫中。

然而審美力如何提昇？林居士說，觀看佛像藝術時，可仔細看祂整體的造型，其次是細節，比如法相、比例、紋路以及姿態的生動，思考美感在哪裡？自己是否會受到祂的美感所感動？

在佛像創作上，佛經中所說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有部分是可以表現在繪畫上，但有部分無法呈現，例如，「廣長舌相」。因此，畫佛像除了依據經典的描述外，某些則可以跳出原有的框架，添加創新的元素。林居士認為，佛像藝術必須具備的重要條件是慈悲與莊嚴，其他則可以有創新的空間，朝這個觀念發展，就能創造出當代的佛像。

所以佛像創作，是可以融入生活中的流行元素，使人感覺佛教藝術與現代生活有密切的關聯。

繪製白描畫的過程

林居士在繪製一幅畫前，會先畫一張鉛筆草稿。此張鉛筆稿，比之後用毛筆



〈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〉局部（林季鋒居士提供）

勾線的時間還長，約占三分之二的時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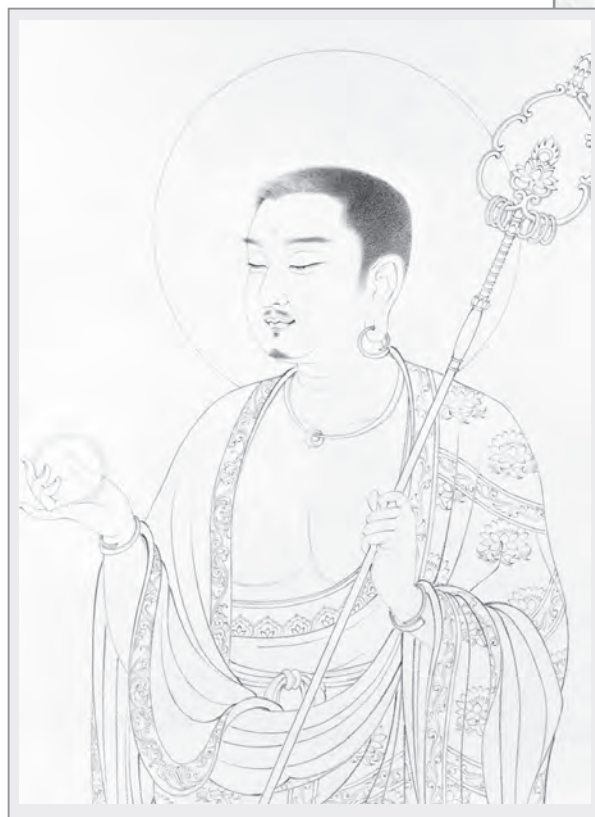
剛開始林居士畫白描畫時，都深怕呼吸會讓線條不受控制，但這個部分是白描畫家需要練習的。林居士認為，禪修的專注是佛畫創作最重要、最直接的不二法門。

不過，生活中偶會遇到不可預測、使心情波動的事，該怎麼做才能化解煩惱？林居士說，他會先面對問題、之後思考如何處理、再以實際行動解決，用這樣的方式對治煩惱。

「一年四季」中的季節，並非全都是我們喜歡的氣候，但我們可以「平常心」看待喜歡或不喜歡的季節。氣候的轉變是無常的，但運用智慧，能使我們起伏、不安的心平靜下來。或者到戶外接觸大自然，至美術館、博物館看展覽，去百貨公司吸收新的流行元素，與朋友聚會，誦佛經等正面的方式轉換心境。

林居士在畫畫前一定要誦佛經，較常念誦的是《阿彌陀經》和《心經》。在畫某一尊佛像時，則會持誦那一尊的佛號；畫的時候一心專注，在心裡默唸佛號，因為口誦出來的速度、音階高低會令他分心，默唸在心裡則不會受到影響。

林居士鼓勵年輕人多看古董文物，他說，每個民族、時代都有其文化特色，我們應該學習如何欣賞與吸收，並選擇運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例如，唐朝法門寺出土的「八棱淨水祕色瓷瓶」，與宋代汝窯的「雨過天青」色，這些精采的文物，都很值得我們慢慢、細細品味，提昇我們對美的鑑賞力。🕸



〈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〉局部（林季鋒居士提供）

受訪者林季鋒居士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教師